明季北略

明季北略卷之二

錫山計六奇用賓氏編輯

天啟元年辛酉

瀋陽陷

總兵賀世賢駐瀋陽正月　大兵數萬騎抵渾河哨候報渡河近城矣世賢大驚備火藥于堞間登城望大兵尚離城四里卽命發砲未傷一騎而火藥已盡須臾圍城次日副總戎尤世功率萬人出戰殺傷過半而返堅守不出經略袁應泰得報命參將王世

科率五千人赴援敵將哈部殺之。軍盡降攻圍十日。北門破世賢啟西門。單騎走不數里至雙溪遇李永芳哨騎五百遂請降。與永芳同馬入瀋陽城。大兵援副總兵瀋陽既陷 大清以此城爲王都號曰瀋京。

遼陽陷

天啟元年三月二十日遼陽陷先是經略袁應泰聞瀋陽陷與巡按張銓分守道何廷魁監軍道崔儒秀等會議忽報 大兵自四里鋪至矣命總兵侯世祿

出敵遇哈都哈眞二將合戰自午至戌勝負未分遂收兵還東山駐營　大兵乘夜攻小西門應泰命發火器達旦　大兵死傷頗衆火器亦盡令監軍牛維曜出小南門助侯世祿再戰維曜中流矢師潰世祿不支亦走應泰與張銓何廷魁崔儒秀城上見之知事敗乃曰本院奉命專征欲恢復疆土上報朝廷下安百姓無如天數至此使謀臣不能決策勇將不能奏功遼陽會城危在指顧若退守河西不惜無顏而聖語且羞見諸將士願繳尙方劍以身殉公等無留

外君可速出城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銓等曰我輩皆受國恩、今日患難時。正當捐軀報國。願相從地下同爲厲鬼擊敵耳。言未訖。四門報攻城。各分門而守、頃之。西門火砲　大兵已登城。小南門內應開門。兵大入。應泰在東城樓拜闕謝恩。取劍自刎。儒秀縊死。張銓死守北門、見李永芳攻城大罵、背國忘君逆賊。永芳佯不聞　督兵攻益急。須臾城破、銓于城樓猶罵不絕口。　大兵登城殺之。遍城火起。哭聲震地。何廷魁回署與一妻二女投園井而死。

附記

遼陽生員楊某。順治十七年謁督松江。與無錫進士劉果遠會飲滇梨園。酒酣。楊拍案呼曰。止敬翼矣。劉問曰。老總臺精審音律乎。楊曰。予命亦藉是獲存。初遼東之破也。恐民貧思亂。先拘貧民殺盡。又二年。恐民富聚衆致亂。復盡殺之。惟四等人不殺。一等皮工能為快鞋。不殺。二等木工能作器用。不殺。三等鞋工能縫裘帽。不殺。四等優人能歌漢曲。不殺。惟欲殺秀士。時予為諸生。思得寸進。聞戶

讀書而頗肥白被獲問曰汝得非秀士乎對曰是也優人耳曰優人必善歌汝試歌之子遂唱四平腔一曲始得釋楊述竟卽于筵間親點板歌一闋而罷

袁應泰傳

袁應泰字大來號位宇鳳翔人萬曆乙未進士除臨漳知縣築長堤四十餘里以禦漳水陞工部主事又備兵淮徐以歲饑發賑被劾移疾歸起河南參政備兵永平會邊報警庚申八月初九陞僉都御史巡撫

遼東熊廷弼旣以人言去任十月初十乃陞兵部侍郎賜劍經略遼東旣至遼上疏言臣父遺書命臣不得請告乞骸病醫于斯死葬于斯如以罪蒙譴亦願編爲士伍以殺敵不敢入山海關一步有旨襃答初熊廷弼守遼陽部署嚴整應泰至微有改張而收降一事殊不厭人心應泰謂西人以食盡投東東輒撫爲餽師姑收之以壯我而孤敵計良便迨瀋陽破暨軍欲誅降人就縛矣應泰驟其背負重創慰遣之而爲縛者旣與死難諸臣積相左而他苟活者無所誘

畢競曰遼不自亾降人亾之云城陷應泰于城樓上望闕拜疏曰臣至遼見人心不固不可以守是以有死遼葬遼之誓今果陷臣力竭而死望皇上收拾人心爲恢復計復寄書辭其父遂自縊死內侄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遷尸大慟縱火焚樓而死朝廷以應泰旣收降人輕信叛將致亾瀋遼及明年十月始得贈兵部尚書子祭廕一子入監云

張銓殉節

公諱銓字宇衡號見平山西沁水人萬歷甲辰進士

授保定推官入爲浙江道御史以憂歸起授江右僉事轉巡按遼東袁應泰方以受降公曰遼禍在此矣力爭不得及遼陽被圍公與應泰嬰城守應泰曰泰不才得罪經略當以身殉之按臣無閫外責尚可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公曰不然吾世受國恩豈有城破身存之理城陷　大兵擁公出署公不屈將殺之比出門復引公還好言慰之公終不屈乃令二人强扶上馬送還署至署門向北闕五拜曰臣不能報皇上復呼父母四拜曰兒不得事父母乃自經死

之公美鬚髯好讀書在江西著春秋補傳若干卷贈
大理寺卿再贈兵部尚書諡忠烈予祭葬廕一子錦
衣世指揮僉事建祠名曰昭忠而特擢公父大理卿
五典至兵部尚書而與公同死者又有按察司副使
何廷魁僉事崔儒秀

公死事與他載微異然殺身與縊總歸殉節而已

何廷魁投井

何廷魁字汝謙山西大同人萬歷辛丑進士授涇縣
知縣改令高晉入爲刑部主事陞歸德知府擢西寧

副使降黎平知府尋備兵遼陽與袁應泰多牴牾爭
袖除事不得乃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瀋陽陷。
同事者爭遣其孥公曰吾不敢爲民望、大兵濟河
請于應泰乘半渡急擊不聽及薄城未合。請悉毀樊
之又不聽城陷還署懷印自投于井妾高氏金氏從
之婢僕六人一時同死。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
諡忠愍蔭一子錦衣世百戶賜祭祀昭忠。

崔儒秀自縊。

崔儒秀號峻初河南陝州人萬歷戊戌進士除拔縣

知縣與要人忤屏居數年補絳調翼城賞格敘大將
歷刑部主事左遷令文安復人爲戶部主事歷山東
命事飭開原兵備而開原亡矣公散家資募健兒八
百人辭墓而行公既以能吏聞復究心兵法及行陣
器械之制旁及奇門六壬太乙之屬無不通曉應泰
傾心任之亡何納降起公力諫不聽賀帥世賢有異
圖公詆之貸其家子遼陽 大兵攻奉集堡小勝而
去尋率衆攻遼陽公分守東城矢集如雨不少卻頃
之應泰所簡精兵自潰降兵競起刀人千斲成閧公

慟哭改服北向再拜步至都司廳　乎日經死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廕一子錦衣世百戶賜祭祀昭忠而武臣死者尤世功陳策童仲揆張名世吳之鼎周敦吉戚金鄧起龍秦邦屏餉司陳堯日毅展及邦屏妹土官秦氏並得贈卹云

廣寧潰

遼東經略熊廷弼主守駐閭陽巡撫王化貞主戰駐廣寧二人議論遂成水火之致敗之由也天啟二年壬戌正月化貞孫言臣願請兵六萬進戰一舉蕩平

且貞粘化定盟及虎墩兔憨歃血无用遵將孫得功為先鋒欲共殺敵廷弼俱言不可言化貞不從　大兵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飛書告急化貞招外兵萬衆至邊策敵必不敢渡柳河欲令部將羅萬言哨卒過河誘之來入以驍騎蹙之可以大創各道以為非計乃止　大兵渡河逼西平堡羅一貴堅守一日夜　大兵頗被傷將解圍復攻振武總兵劉渠方集陣有先鋒孫得功乃化貞所任心腹驍將也進渠営先未及戰得功呼曰兵敗矣率州部走渠略陣

馬賊被殺祁秉忠扶病上馬中箭死李永芳從深攻西平城陷一貴自刎得功走入廣甯疾呼軍民宜早剃頭歸降因命其黨封府庫以待一城閧然爭奪門走化貞方晨起視書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呼曰滿城人走空矣化貞股栗不知所爲而所坐馬已爲心腹將竊去倉皇蹩行李四箱以二橐駝載之而自騎朝棟馬以行及門亂兵訶止將縛之朝棟援至持刀與鬬乃得出得力遂踞城附敵此正月二十二日事

廣甯既潰化貞所招外兵大肆殺掠逃軍和之難民

西奔者十不得一遺棄劝小于途蹂踐死者相望化貞從數騎走閭陽遇熊廷弼自右屯引兵至止焉化貞向廷弼而哭廷弼顧笑曰六萬軍蕩平遼陽竟何如化貞慚尋向廷弼議固守甯前計廷弼曰晚矣公不受給募議不撤廣甯香于振武當無今日此時兵潰之勢誰與爲守惟有護百萬之生靈入關勿以資敵足矣乃整衆西行化貞與甯前道張應吾殿後時

大兵以東無追逼者故得緩緩以旋總督王象乾一一驗放入關

按臣方震孺在賓當倘臥未起聞撫臣走亦單騎走監軍牛維曜邢慎言隨之高出胡嘉棟韓初命隨經略走關上惟高邦佐留松山沐浴衣冠向西再拜縊死其僕高厚亦從死焉

高邦佐自縊

高邦佐字以道山西襄陵人萬歷巳未進士授壽光知縣招撫流移爲山東循良第一入爲戶部主事出守永平陞副使備兵天津歷陝西參政丁艱服闋備兵薊州尋乞養歸會遼事孔棘奉命以參政兼命

事分巡東寧顧經撫不和西酋內訌勢且莫支公不得已具文請告已得允而正月二十日大兵渡三岔河矣廣寧官吏皆遁人多勸公西走且謂請告之身何以無死公曰吾一日在事則一日臣子也若偷生入關何面目見天下士乃作書與母太淑人楊氏訣以匹馬二僕走松山乞援于經略公知必不可爲乃親書一紙令家童持信入關其略曰本道奉命分巡廣寧家有九旬之母絕裾出山抵任以來飲食俱廢意圖肅清迅掃仰報君父不意天不厭亂三岔失

守惟有一死以殉封疆耳。遂西向叩闕，南向拜母，自經公署，以明臣節。外所有隨任家童二名，遣還原籍報信。誠恐關津阻滯，合給印批遞。整冠束帶，再拜，以印綬自經。二僕高永、高厚謂不忍主人獨去，無給使令地下，相慟哭爭死。永遂以書付厚，抱公屍呼號搶地，仰就其綬尾自縊。時　大兵且迫，縱掠，命舉火并二屍及公署焚之。未及，以馬票給厚。厚年僅十九，有武弁盧科感公德，棄家護厚入關。有旨贈公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諡忠節，賜祭葬，廕一子錦衣世百

戸立祠義侯高永優䘏銀二十兩。

雞一貴自刎

条將羅一貴守西平　大兵攻之一日一夜不下砲傷六七千人屍與城平　大兵夜半布十面雲梯竟不能下李永芳知守將爲一貴欲招降之一貴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貴是好漢肯降爾乎亦聞招降旗永芳四面環攻三進三卻城中火藥盡一貴遂自刎死。

五監軍

高出劫嘉棟韓初命牛象乾亦惧言時稱同逃五監軍並三路之數亦有五監軍上命官旗舉解高出仍之嘉棟來京究問

附記

西夷以憨爲主憨之順逆西夷所視爲向背王化貞初意虎憨外助永芳內應僥倖渡河守備不設不覺墮計又孫得功者居賀世賢麾下世賢東降馳青得功約內應故對陣時得功忽分兵二翼退後蕭劉渠當先出馬殺一交鋒得功率衆先奔剿

兵見後帥奔亦相率潰而渠被敵將哈都刺死此時大兵尚不信得功等投降之心是賓按兵不進熊廷弼引兵五千至見廣寧已潰遂率衆入山海關以化貞言失在柔而愚信間諜輕信逐人以廷弼言失在剛而愎不為預備然化貞匹馬就逮百姓遮道而哭吶喊三聲廷弼回京聽勘單騎夜行百姓若罔聞知絕無一送則寬嚴之分剛柔之別也御史謝文錦疏曰廷弼責任雖重事權實輕不幸與友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由雖欲圖回守

而不可得化貞意氣既銳僨事必多又不幸湊本兵爲主言聽計從所請加意雖欲不言戰而不可得是二臣之陷于辟者實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運籌決勝職在中樞而觀諸辭意漫無定畫明分左右之袒激成水火之形以致斷送河西要撫山海本兵其何辭以解于衆按熊廷弼號芝岡楚人吾邑鄒迪光督學三楚拔之蓋由武入文者也未幾登進士督學江南歲試時用封皮二條將諸生目耳及肩封之使不得左右顧盼等被笞有被舀

而入學者其待文士嚴酷若此則御軍可知矣然廷弼本膽氣過人者宜不長戰而反主守是知彼知己能剛能柔一等人真可將矣然守定後戰今日上揭明日上疏與樞撫爭執成仇未免齒牙過利臺省諸臣復多有隙崔呈秀又最恨之廷弼既與朝臣多怨無功誅有功亦誅止爭先後耳惟有解印南歸可免吏議戀棧豆遂及于難有以也讀文錯疏云經撫之罪朝廷自有處分決不意爲輕重乃幸災樂禍者欲藉是以報其宿憾或請逮遂

經略或請速斬經略而撫臣身任封疆若漠然事外可不問者近且欲甘心廷弼而以化貞仍移薊鎮是非至此顛倒已極其何以服經撫又何以服天下後世之人獨此疏爲平心之論及上命刑部尙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會審熊廷弼一跪就起言從田間起原議住札山海竝無住札廣寧字樣一時投一招揭部都憲云失地喪城功罪一體藉辭其責公進刑部是非自明廷弼相爭多時王紀曰公不肯進獄暫到天仙菴

任一日請旨定奪廷弼遂自請詔欲鄒王云請過王巡撫來化貞躍下大哭言經略先不聽我過河大戰河東寬大可戰河西窄小難戰及廣甯危在旦夕經略須兵來救後竟逃回此罪歸于廷弼不于化貞也鄒王云公必須引罪還有在朝列挂之日化貞投上一揭亦一躬而散熊廷弼審單內有云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宜用重典以警將來天啟五年八月決廷弼傳首九邊

初延弼在閻陽聞廣宗被圍深憂之方夜飲忽思敵兵益熾大呼曰可恨忽屏後亦云可恨延弼驚是甚麽人做聲屏後亦云是甚麽人做聲延弼命左右快去後面看來屏後亦云快去後面看來左右入視寂無一人延弼曰好古怪難道有這樣事屏後亦云好古怪難道有這樣事延弼曰待我自去看來屏後亦云待我自去看來延弼且走且說聽至屏風始知銅盆延弼曰這又來作怪了銅盆亦云這又來作怪了延弼曰快把水來傾掉了銅

盆亦云快把水來傾。撺了水既去。銅盆遂不能言
廷弼心疑甚不能寐忽報廣甯內潰王化貞奔至
云。

遼事一敗于紅旗催戰而李維翰逮再敗于馬上
催戰而楊鎬逮三敗于出城浪戰而袁應泰死崔
景榮罷廣甯事廷弼以控扼山海而罪其西奔然
王化貞一敗實爲首罪廷弼但不能收散卒固守
甯梳耳。惟殺化貞而戍廷弼始稱平允至于傳首
九邊過矣。

熊廷弼傳

廷弼號芝岡湖廣江夏人軀長七尺餘少膂有智力能左右射年二十九萬歷丁酉解元戊戌進士授保定府推官召入爲御史特命巡撫遼東辛亥督學南畿中蜚語歸己未杜松等敗衄神宗用御史楊鶴言召公前往宣慰隨授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略遼東賜劍以八月初三受命整頓年餘會熹宗立與中朝議多不合爲閣科姚宗文搆退而以袁應泰代之四閱月而遼陽亡上思曰假令熊廷弼在豈致至此召

公爲兵部尚書且賜手詔曰汝當念先皇賜環之恩
朕在冲年遭茲患難勉爲一出以全君臣始終大義
公赴召出關大司馬張鶴鳴設餞三十里外冀有所
囑公年擧案曰今日不得言邊事鶴鳴由此嚙公迺
慫恿巡撫王化貞以分公權職方郎耿如杞主事鹿
善繼皆阻經袒撫以公負才使氣內外忌之遂以五
千人守右屯而化貞兵十三萬駐廣寧辛酉十月化
貞進兵壬戌正月河西陷一時廷臣有欲殺公在獄
四年會楊忠烈劾璫黨人謂檄出公手時有蔣應暘

者不門下將也化貞乘璫意諫應賜覲吾經後有圖讖數語遂坐妖言棄市拿及公越三日四鼓中貴擒傳帖至公沐浴整冠曰我大臣也死當拜旨豈容草草從容就戮賦絕命詞曰他日儻拊背安得起死魄絕筆歎可惜一粟天地白後韓臣韓爌爲之訟冤得賜歸葬

毛文龍入皮島

毛文龍號振南居錢塘薦橋忠孝巷與于忠肅同里萬歷丙子正月十一戌時生家雖貧有英氣虬髯相

者謂必登壇制閫善騎射尤嗜奕嘗云殺得北斗歸南友問之文龍曰行棊如決戰對壘若交鋒個中先天深意誰能悟之道士逍遥于寓西湖淨慈寺文龍問奕道上曰昔馬融有圍棊之賦班固作奕旨之論謝安賭墅而秦軍亡費禕借談而魏敵却元機不能盡述因對奕寓兵法于中文龍頗悟臨別授天書二函遂慨暢兵機神宗乙巳仲春舅氏沈光祚為兵部主事因思入京祈夢於于廟夜夢少保示書云欲封淮陰老了一半好個田橫無人作伴盡韓信二十七

歲爲大將文龍五十二歲作元戎是老了一半也亞積有五百八同殉島中後袁崇煥止留文龍一人是無伴也。彭亦徵矣。文龍入京。光祚薦于遼東總兵李成梁補內丁千總九月兵巡道某考武舉文龍列名第六遂署安山百戶歷遼陽千總三載陞守備熹宗初經臣袁應泰命造火藥兩月而辦。加遊擊銜。撫臣王化貞招武材文龍入謁稱練兵遊擊歷仕至此俱由光祚所薦。閱兩月進呈封羌建功化貞命往河東等處招致遺民恢復疆土。遣千總張𣏌等四人兵二

百給劄百張與海舟四號米五百石文龍遂經三
河口行至猪島地可三十里盧舍俱燬寂無一人止
水牛二十三取之長年李昇先各島頗熟率勇壯一
千人見補千總至廣鹿島地七十里令守備蘇其民
擒島官胡可賓安撫七百餘人至給店島方三十里
命千總張繼善執島官任光先安民二百至石城島
地五十里命張振執島官何國用安撫四百家諸島
官俱南人降清者次又收復鹿島長山島小長山島
色利島章子留島海洋島王家島至彌串堡文龍上

[illegible]駐軍招集難民歸者甚衆。是堡爲朝鮮地。過此二百里即鴨綠江。乃中國與朝鮮跡。過江即鎮江城。城本中國地。萬歷庚申爲 大清所取。命總兵佟養貞以千人居守。七月既望夜。文龍率將士九十七人襲破之。獻俘王化貞。奏捷。授廣甯都司兼副總兵駐鎮江 大兵五萬至。親往朝鮮借師。鎮江復失。文龍謀擇一島駐軍。以檄 大兵。李景先曰。莫如皮島。大可四百里。環山峭壁。文龍北行五百里至島。荒葺無人多蛇虎。悉射殺之。遂遷居于中。此天啟二年五月也。

己而間殺哈都民歸者萬計天啟二年文龍與諸將。計日。退東要地。惟金州南通旅順口北至三牛其西通廣寧東可圖。復此城。若得陸拒建州水可運糧偖泊。遂命守備張盤程鴻鳴等。率衆自麻羊島往。止距海面四十里。七月初三四鼓至金州南門。各舉火把吶喊放砲守兵五百從北門去。天明進城安撫居民。蓋州領兵官佟養性至。敗却之。閏十月間　大兵將渡河調兵三萬。統各將陳繼盛許日新等攻牛毛寨王貴杜貴攻島雞俱捷。命張盤守金州。

袁崇煥守甯遠

袁崇煥號自如廣西梧州府藤縣人。萬歷己未進士天啟六年丙寅巡撫遼東鎮守甯遠。正月初百日忽報 大兵入邊初十外即至甯遠以夜倍道疾馳士馬疲罷恐袁兵出戰。皆坐馬佛寺。崇煥與總兵滿桂趙率教左輔等俱閉城不出須史圍城騎可二萬將鐵裹車撞城。聲轟然久之城爲之摵且碎矣。又用狀如雲梯而高過于城者擊撞。上以板被敵兵藏于下掘城垣墉將墮以長椎沿石撞下。兵多負及攻既

久城甚俱成凹龜兵曆深處挖掘城上以石擲之又不能及。城將破。合城大懼。俱怨曰、立翁為己一人。累我一城百姓。時有通判某、浙江人也、有智略、急造火藥不擢炮中。勻飾于蘆花褥子。及被單上。捲之。號萬人敵。藥甫成。通判爇火。欲試。忽火星飛于鬢上。立刻燒死。萬人敵着一火星。卽不得生。其利害如此。守者用此擲于城下　大兵方攻城。忽見被褥徧地。大喜。趨出爭奪。城上望見。卽以火箭硝黃等物。擲于被褥上火大發。長之俞見。火星所及無不糜爛。延燒數千

人

大兵不利解圍詰李永芳曰汝言此城易破如何若此難攻遂去凡入內地二十日合城百姓大哭拜謝崇煥滿桂等救命之恩二月經略高第報捷崇煥陞僉都御史滿桂趙率教左輔等各陞賞有差順治十五年戊戌八月十二日先君子曰予昔在滁州遇椒客自云居甯遠城開肆鼓樓前曾被圍中故熟知其事如此誠他書所未悉也　大兵既歸練兵瀋陽以圖再舉明年六月復攻甯遠滿桂等大戰却之

頌天臚筆云丙寅正月　大兵數萬渡河其最勁無

敵者人被鐵鎧二重號鐵頭子三至至甯遠四百餘里列城六七十馬盡斂入甯遠廿三日　大兵列營城下次日攻東門推堅車薄城車用數寸厚板冒以生牛革藏健士于下鑿壞城十餘里矢石不能萬後携銃騎李永芳督陣嚴酷城內架西洋大砲十一門從城上擊週而不停每砲所中糜爛可數里獨城下無以施乃束芻桔灌脂燦以鐵索垂之投下車燬疊不得開技死甚衆甓錦胺者十餘人所謂閩山生厚屆也大兵遂退使死士五十人縋城而下拾矢十

禹枝見城上大小穴至七十餘而查稍黄穿亦已盡危矣哉

毛文龍安州之戰

文龍居島聯絡朝鮮招撫遼庶時以遊兵出沒海外牽制 大兵使不得深入山海天啟四年七月初二大兵遣人與龍議和李永芳致手札言龍在遼族屬未遭屠戮者盡行優待誘龍同叛中分土地等情文龍將來使暨手札差官進呈上加左都督賞大紅蟒衣一襲銀五十兩柰將陳繼善汪崇孝遊擊陳希

李鋐時可違王輔朱家龍毛承祿程尤都司僉書
許武元願遊李鑛張魁各陞實授葉謙葛應貴王命
卿加都司僉書解停官周世登蘇萬良實授守備歲
運米二十萬及七年四月　大兵三萬攻郭山殺朝
鮮兵六萬燒糧百萬李秀芳賀世賢麻城塔等攻义
州文龍遣叅將毛承祿陳繼盛等率兵萬五千赴救
便張曉以萬人設奇自統八千後應戰于安州　大
兵　利退入里文龍與曲承思斬七將圍之　大兵
北去文龍入安州等處安民回島奏捷

趙率教守錦州

七年五月十一日辰時。大兵十餘萬騎至錦州城外四面扎營。分兵兩路輪番交攻西北二面。總督趙率教同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力督各營將領并力射打砲火矢石交下如雨。自辰至戌死者甚衆。見天墜大星如斗。其落地時如天崩之狀。衆驚恐終夜。大兵至五鼓撤兵錦州圍解東行至小凌河扎營。留精兵殿後。是役也大戰三次。大勝三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後趙率教歿于遵化。

魏忠賢濁亂朝政

是時三韓新陷。九邊震驚。外事亦孔棘矣。乃天降殺星。窮兇肆惡。雖正典刑。未盡厥辜。延及申酉之際。奸黨楊阮輩。猶以餘燼亂天下。甚矣。逆閹之流禍大也。

忠賢。北直河間府肅寧縣人。原名李進忠。本姓魏。父姓李。得寵後。因避移宮事。改賜名忠賢。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九月初六日。熹宗立。年十六。未婚。乳母客氏。係巴兒之妻。年三十。妖艷。熹宗寵之。封為奉聖夫

人出入與俱時忠賢漸用事私殺司禮監王安于海子。然與客氏倘未合及熹宗婚立張氏爲皇后王氏爲良妃段氏爲妃客氏不悅熹宗賞賚無算客氏偶出用八人轎開棍五道避之稍遲輒笞給事朱欽相倪思輝奏之被降江西御史王心一疏救貶三級由是客氏勢益横忠賢謀結之邀飲六十肴一席費至五百金遂表裏爲奸墮降任意熹宗旨動客報于忠賢忠賢告假則客氏留中顧殺心猶未熾也會高攀龍參崔呈秀呈秀賄忠賢高疏留內不發于是羣小

歸附閹臣魏廣微認姪顧秉謙傅櫆阮大鋮倪文煥楊維垣梁夢環俱拜忠賢為父客氏為母忠賢聽崔傅阮三人言於鎮撫司設五等刑具夾拶棍杻敲遣校尉緹城探聽繇微必報如有所發貴命立盡許顯純掌鎮撫又殘忍第一忠賢以左光斗魏大中欲阻封蔭切恨之阮大鋮曰此俱東林黨每事與公相忤崔傅等遂謀一網打盡矣

點將錄　阮大鋮作將魏奄指為東林惡黨

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天巧星浪

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鄤霹靂火惠世揚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楊漣日多星繆昌期等其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青面獸左光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

天鑑錄　崔呈秀作獻逆查指東林黨

葉向高　孫承宗　韓爌　劉一燝　趙南星

楊漣　高攀龍　左光斗　孫居相　李邦華

喬允升　王洽　曹于汴　錢謙益　姚希孟

李騰芳　孫鼎相　文震孟　侯恪

熊明遇　沈惟炳　熊奮渭　周宗建　王心一

顧宗孟　姚士慎　張振秀　顧大章

又有非東林為人正直不附魏黨亦一網打盡

孫慎行　鄒元標　韓繼思　易應昌　馮從吾

陳宗器　申用懋　陳仁錫　毛士龍　黃尊素

劉　芳　李應昇　張慎言　房可壯　惠世揚

章允儒　劉弘光　蔣允儀　侯　恂　游士任

張光前　賀　烺　孫必顯　汪始亨　周順昌

侯震暘　張　慳　劉宗周　鄒之麟　劉時俊

解學龍　瞿式耜　鄒[illegible]瑾等

選佛錄　明哲保身不附逆

孫承宗　蔡復一　盧其昌　王洽　申用懋

范景文　鄒之麟　林十慎　楊朝棟　方應祥

申紹芳　魏浣初　侯恪　姜一洪　張瑋

周詩雅　賀烺　張秀　白貽清　瞿國祥

彭惟成　係二十人未錄

魏黨

顧秉謙　魏廣微　王紹徽　王永光　霍維華

徐大化　周應秋　崔呈秀　閻鳴泰　邵輔忠
楊維垣　倪文煥　阮大鋮　卓邁　李魯生
梁夢環　李蕃　曹欽程　吳淳夫　孫國禎
劉廷元　孫杰　劉志選　李春燁　黃克纘
賈繼春　劉廷責
羣小謀陷正人
傅櫆梁夢環曰葉向高用徽州門子汪文言爲中書
即可羅織此輩矣忠賢使許顯純勘文言問楊漣左
光斗等十七人過贓多少文言曰我不認得此俱是

正

有賜五刑簡極文言呼天甯死不拔累顯紳無如之何自爲獄詞以進邸索文言氣絕使無所證天啓五年四五月逮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化中顧大章等後俱死于獄

羣小封爵

魏忠賢封肅甯侯姪魏良卿甯國公世襲孫鵬翼方髫歲世然衣指罷符贈挽太子太保用爾耕錦衣衛大然藩王于露容皆是恭謹尚書後熹宗疾篤忠賢加富國公魏良卿加太保魏明望安平伯加少師魏

良剪東安侯太子太保甯氏子侯國興擬封伯爵

生祠

江南連撫毛一鷺建魏忠賢生祠于虎丘南京指揮李之本建二祠于孝陵之前總督蘇茂相建生祠于鳳陽皇陵之次皆具本求主賜額凡非賜曰普惠孝陵賜曰仁溥鳳陽賜曰懷德由是紛紛請建貢如醉如狂矣閻鳴泰建生祠于通州及昌平門一名崇仁一名彰德王事何宗聖建生祠于長溝名顯德巡撫劉詔建生祠于密雲名崇功其餘載之正史不能悉

餘

稱功頌德

特上書頌魏忠賢功德者不可勝記兵部尚書霍維華奏曰廠臣莘士尚覺其輕良卿太師尚餘一級同年翰林王應熊笑曰味年翁兩個尚字想當讓位與他維華面赤越六日削應熊等去鄭芝龍受撫豐城侯李承祚具本請封魏上公為王周應秋三十九疏請封忠賢子姪為公侯伯郭允厚四十疏請給忠賢莊田祿米薛鳳翔四十七疏請給忠賢第宅鐵券李

畨呼忠賢爲九千歲盧承欽請刻黨籍碑示海內

楊漣

楊漣字文孺號大洪應山人萬歷三十四年丙午丁未進士授常熟縣尹贈太子太保謚忠節公初爲縣令遷戶禮兵垣給諫歷事三朝以移宮一事爲羣小所忌庚申冬告歸癸亥起用陞禮科歷都御史見魏忠賢客氏專擅遂聲罪首攻于天啟四年甲子六月初一日有二十四罪之奏[illegible][illegible]驚怖累日既乃大泣于上前云外邊有人計害奴婢且誘皇爺上云前日有科

道官沈衆立枷事你如何說忠賢知上意叵測遂匿漣疏不進首輔葉素善瑞調停爲姑不究之旨南北臺省交章劾忠賢悉留中不報越幾日二更許忠賢手封嚴勑不由閣票竟差該科削漣等爲民時值酷暑鉗鎖鐵鐐燦如炮烙都城士民數萬擁道攀號爭欲碎官旗而奪公公四向叩頭告以君臣大義始得解散及至都城竟下鎭撫許顯純問你如何百倡移宮公答云我只見遷清宮之當靜皇上之當尊舊宮人當避科天子九卿科道俱有公疏至于宮內處得

相安不相安與教論移官者不相干又問云你如何
陷皇上不孝將刑具過來公答云有天日在上此地
明心堂不要改作昧心處又問大計事公答云大計
時我在家我在京時未過大計如今考選諸人現在
何不拿來對審又問熊廷弼贓事公答云遼陽未敗
時誠尚稱上表疏豈既失廣寧而反為營脫試問廷
弼原招曾敢輕半字否又叫加起刑來公云加甚麼
刑如今有死而已許顯純密承璫意與刑酷拷肉綻
骨裂坐贓二萬五日一比髓血飛濺死而復甦許顯

穢齐將頭面亂打齒頓盡脫鋼針作刷遍體掃爛如絲。公罵不絕口。復以銅錘擊胸脇骨寸斷。仍加鐵釘貫頂立刻致死。時七月二十四日也。是夕白虹亙天。挨延七日始得領埋之旨。隨行昇櫬田兩耕又復使人刼去。赤炎蒸暴蛆蠅填集。止存血衣數片殘骨幾根以兎木殮之。老僕比驥身死。三歲功弟驚死。親戚朋友填滿囹圄。家貲產業蕩捲掃費完贓。至崇禎元年始得贈諡。子廕國子監生。子名之易

移宮一案

泰昌八月初一日登極時公在兵科近瞻天顏無病
容也初四聞不豫初八日病甚十一日固欲出見羣
臣則神采大可駭矣長安傳聞某日鄭妃進姬侍八
人帝疾甚駭聞鄭因時侍帝側命內醫崔文昇進藥
藥固下痢劑也帝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支離床褥
間鄭同選侍日以看視為名邀有封太后旨諭內閣
方從哲登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請收成命時公署
禮科印務將疏論門人徐耋量止之至十四日有鄭
王二皇親遍謁台省泣愬宮禁危狀謂帝勢必不起

鄭貴妃與李選時日于帝左右，一圖太后，一圖后。悅熹宗附已勘以先帝要封太后，此時兩婦盜環弄兩朝于股掌之間矣。諸宮侍俱不得近，并傳熹宗時時向人泣謂皇爺素固健甚，今諸奴捉弄如此，如何了此。十五日御史左光斗會議請諸大老約貴妃姪鄭養性請貴妃移宮。十七日上召閣部科道入曰：幾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盂。十九日公從大臣再問安後，則間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矣。二十二日大臣入，上日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

月始愈登極後勞着些又未得靜一靜今大病服藥
無效閣臣劉一燝孫宗伯言及封李選侍儀注上曰
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侍久二十六日再召上音吐
猶亮二十九日甲戌召見則曰朕雖了國家事卿等
爲朕盡心分憂與朕輔皇長子爲堯舜之君又曰朕
壽宮要緊大臣共對曰聖壽無疆何急及此適內帷
幔中一小監從上耳語摇手不應忽一穿上紅嬬人
强手從光宗前挾熹宗入嘈嘈者久之熹宗拂帷幔
間若推之出熹宗失色忽向光宗曰皇爺爺要封皇

后我等爲上請急或與也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飲李可灼進藥九月乙亥朔五更帝崩公從大臣趨乾清宮守閽者將挺固阻不容公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皇長子少你們據住門不容宰相入意欲何爲閽者卻乃入哭臨請見今上上久不出再四請乃得見共呼萬歲諸臣請初六日吉登極因奉上詣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諸臣三呼禮畢遂至慈慶宮頃奏事中官公擁上行交付輔臣劉一燝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甫到中宮諸璫

從後閣內出者其唱你們拉小爺那裡走急請同宜
上小害怕固欲奪上又公亦喝之曰胡說殿下是我
等主我等是殿下臣子四海九州都是臣子殿下怕
甚麼其擁上行過乾清宮門西向坐諸大臣叩頭慰
安因請登輿擁到文華殿上仍西上坐諸臣行五拜
三叩頭禮嵩呼畢擁入慈慶宮劉一燝奏曰乾清宮
尚未淨請殿下暫居此令李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
宮公出與左光斗太宰周嘉謨語李選侍無恩無德
之故必不可令上同居周乃草移宮公疏初四日既

得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謀必欲挾上毋子同宮且欲垂簾聽制有中使來公曰選侍移宮否其人答曰莫說移宮了毋子一宮好如何要兩處住李娘娘惱得狠今日請小爺講明日同住并欲閙左御史武氏之言是如何說公曰殿下在東宮是皇長子今日是帝選侍非太后如何召得皇帝選侍順旨移宮後日幾我輩與他奏請封號若抗據未便怒目視之其人還傳聞至初九十二始移宮公急從相臣方從哲曰聖上明日登極矣無復住東宮禮相公當上揭急促移

宮方云到初九十二也罷公曰但者上無住處如到乾清宮前日以李在而出今日仍在而入上何如前日不出方日就在東宮住住無害公曰前日以皇長子而就太子之宮訶明日為天子矣世間那有天子遜宮人之禮且此乾清宮自祖宗相傳是天子之居即聖母在止當居坤甯宮太后居慈甯宮選侍何人而居乾清宮不移耶尉請當中有言先帝舊寵從容些也罷公曰諸大臣是受先帝顧命者先帝是欲先顧其子豈有先顧其嬖媵之理便請選侍到九廟前

去請汝是倉先帝飯的是倉李鄭二家飯的須拾我去殺了便罷不則今日不移宮死不出也聞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幾盡是必欲盜盡乾清宮之實乃已耶爭論聲徹帝座上遣中宮傳旨移宮李即移宮李進忠劉遜劉朝等并以盜藏被緝明日上乃正乾清宮升殿陝西撫臣奏黃河清五日

予按鄭貴妃慧人也神宗寵之生福王李選侍鄭黨也光宗寵之當光宗登極鄭李進美人等遂致不起光宗崩李選侍猶居乾清宮欲與熹宗同居

邀封后垂簾稱制而楊左等以選侍素無德又非
生母嫡母與養母恐有武氏之禍必欲令選侍出
乾淸宮不與熹宗同居監議甚正未免稍激遂爲
羣小所忌而禍自此始矣

周順昌

周順昌字景文號蓼洲吳縣人萬厯四十一年癸丑
進士授福州府推官考滿擢吏部主事吏有以人參
湯進公酬之金戒勿再進嘗排一大僚失要人意遂
引歸時逆璫日熾巡撫周起元以忤璫削籍公爲贈

言指斥不諱嘉善吏科都垣魏大中被逮道經吳門
公過之以女字其孫奉酒炙相持慟哭流連三日且
云大丈夫視死如歸幸勿爲兒女牽懷使千秋而下
知有幾楊椒山而起魏某亦不負讀書一場所可恨
者椒山爲權相所害公爲權璫所害又有些不同處
然而忠臣無二道止行其所志可也且詈魏忠賢鷄
狗而別臨行云適聯姻語小弟決不食言周順昌是
箇好男子老先生請自放心乃去校尉俱聞其言倪
文煥疏劾公不應與罪人結婚因言署選時又賄不

可勝數至張家灣舟爲之沉不知公取道中州歸裝僅二擔而已疏出閹者咸喤罵然公竟落職而璫怒未已公對人語刺刺亦未已也天啓六年丙寅蘇杭織造太監李實欲得忠賢歡遍借織造事以欺君蔑旨參誣諸臣奉聖旨周起元有違明旨擅減袍段數目又指勒袍價以致連年誤運且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逢迎附和有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干請說事大肆貪婪吳民恨深切齒除周宗

逮繆昌期已經逮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此三月忠賢所捏旨也錦衣衛掌堂田爾耕遣官旂張應龍文之炳等六十餘人分拿公等十五至蘇州吳縣令陳文瑞公所拔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牀而慟公曰吾固知詔使必到毋效楚囚對泣乃悉召故人與決別而夫人吳氏號泣昏迷絕而復甦者再諸子環地而哭聲徹街市公不顧神色自若臨行妻舅庠士吳爾璋曰昔范司隸囑子數語千古酸

鼻君獨超然長往乎公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左右有一素牓曰此龍樹菴僧屬書者向已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乃呼筆題小雲棲三字字大如斗體法遒勁復書周順昌題并識年月日投筆而起意氣浩然甫出門百姓號泣聚送者已數百人公因服小帽詣軍門士民聚益衆巡撫毛一鷺浙人也檄有司數易置公毋使驚聚聚益衆一日四五遷然遠近聞風相繼至愈多皆言吏部清忠亮節何罪而朝廷逮之相守至昏夜猶不散旦則復聚自十五日至十八日基

逋國皇皇也開讀之日郡中士民送者數萬相聚譟乞兩臺悲其疏救干是皆執香迎順昌于縣署號聲振天縣官馬不得行日午至西察院諸生五百餘人公服立門外頃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至百姓執香伏地呼號之聲如奔雷瀉川轟轟不辨一語諸生王節楊廷樞劉曦鄭敷教劉羽儀文震亨殷獻臣王景皐袁徵朱隗沙舜臣王一經等乃迎兩臺于門痛哭而陳曰周銓部清忠端亮輿望久歸一旦以觸忤權璫遂下詔獄百姓怨痛萬心若一明公爲天子重臣

何以慰洶洶之衆使無崩解之患言訖諸生皆慟哭
一驚流汗被面惴惴不敢出一語旂尉文之炳等妄
自尊大不察民情持械擊百姓且厲聲曰東廠嚴旨
逮官迺容鼠輩置喙百姓顏佩韋等聞之還問曰而
言東廠逮官則此旨出魏監耶諸旂兕面豹聲曰速
剗若舌旨出東廠將何如佩韋等不勝憤振臂大呼
曰吾輩謂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首擊之炳百姓
從者千計以傘柄擊緹騎諸生皆驚避毛一鷺恐怖
失色急請兵自衛與徐吉散去兵備張孝太守寇愼

陝西人甚得民心再三曉諭至夜分百姓始漸散從
尉李國柱死餘或匿斗拱間或升屋走因得全公立
不動請就獄中當事者命宿署中是日城中正沸而
錦衣逮黃尊素者由吳入浙泊舟胥江至郊也登岸
揚揚凌轢市民一人偏袒呼曰是何得縱一招而聚
者雲集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輜重悉投之于河
諸旂僅以身免始知城中有變踉蹌而逃曰東廠誤
我越二日民情稍定公謂所知曰今我赴都必死死
則訴高皇帝速寘元兇以清君側之惡君辯他日為

我作忠臣傳可耳。乃以三月廿六日黑夜潛行。逮都城百里。于野次宣讀矯旨。防民心憤憤生變也。自是旂校相戒不敢復出。故有本處撫按起解之議。公至都下獄。對簿不屈。殊坐贓三千。即欲殺公。天意示儆。火起王恭廠。奉旨停刑。六月酷暑。復五日一嚴比。公大罵許顯純。顯純將銅鎚擊公齒。齒俱落。公猶極罵。噴血于顯純面。遂死。明年逆璫敗。追贈公太常寺卿。蔭一子。謚忠介。

公下獄。生員王節劉羽儀王一景。皐殷獻臣沙舜臣五

人黜。退而顏佩韋楊念如沈揚馬傑周文元五人下

獄。太守寇慎歎泣語司獄曰。此俱是仗義人。不須拘

禁。即家屬送飯亦不可阻。至十月公柩至閶門河下。

馬傑云。周吏部忠臣已死。速殺我等去輔彼作厲鬼

擊賊。顏佩韋云。上本是毛都堂。今本下生殺在彼。我

輩殺了先去尋他。毛聞之大怒。適報陞兵侍。即委理

刑斬五人于閶門弔橋。時顏佩韋等四人俱不畏。獨

周文元本與夫大哭。馬傑笑曰。大丈夫譬如病死。與

草木同腐。今我等爲魏賊惡黨所害。未必不千載留

名。去去時法場上觀者數千人。佩韋笑謂衆曰。列位請了我學生走路去了。歿後五人爲神。蘇人有疾必祭賽之。毛一鷺嚴州遂安縣人。一日在家對客讀邸報。忽見五人來追。默然入內。客訝之。已而聞內哭聲。一驚大叫一聲而死。虎丘東有石豎于道旁題曰五人之墓。或謂狀元文震孟書也。墓門額云義風千古。乃解元楊廷樞筆。墓內碑云。顏佩韋等至今莫不稱之。康熙二一年癸卯季冬〻十八月。予過而欲謁之。以門扃不得入焉。

附魏大中

大中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萬歷丙辰進士吏科給事中家貧卯洗相臣魏廣微欲認爲兄大中不許遂忤及大中被逮北門登舟子大哭公曰不負哭自古云死生有命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亦是分內事哭亦枉然竟開舟去子學洢聞死孝語遂欲從公北去改姓而行七月七夕公到京卽下鎭撫獄次日提楊漣左光斗六君子等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夾扛五十獄成追贜七月十三比起楊漣

毅俱白五日兩限。御史張訥請廢天下講院。鄒元標孫愼行等俱削籍。一切書院盡行拆毁變價入官。七月十九比用全刑漣等大號卻無同聲光斗聲呦呦如小兒啼。公體弱伏地受刑竟似木人叫不出矣。周朝瑞顧大章二十棍拶敲五十。袁化中亦拶敲五十。許顯純令收監。公與家人曰。我十五日已後止可飲冷水一二矣。急買棺二十日楊漣家人送飯於茶葉中雜金屑。送入被獄吏搜獲而去。自此楊竟無人侍矣。二十一楊左用全刑公被

三十棍。周顧二十棍。袁病免。二十比楊左與公俱用全刑。顧拶敲五十。周袁免。是夕將楊左與公俱令發大監使獄卒葉文仲俱討氣絕。獄中謂死者爲壁挺。二十六日公死。二十七日顧大章二十棍。八月十九袁化中死。周朝瑞帛曳死。九月十五顧大章自縊。六君子俱死。

方逮周順昌等時。田爾耕邏執遊方僧本福。有詩扇爲揚州知府劉鐸所書。譏刺時事。即逮劉鐸殺之。

補前許顯純勘汪文言羅織十七君子姓氏

趙南星　楊漣　左光斗　魏大中　繆昌期

鄧渼　袁化中　惠世揚　毛士龍　鄒維璉

盧化鰲　夏之令　王之寀　錢士晉　徐良彥

熊明遇　施天德

初顯純問文言過贓多少。文言寧死不扳。顯純無如之何。因採楊維垣徐大化所奏誣本云。熊廷弼之緩獄。皆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受賄使然。并趙南星等十七人。皆汪文言居間通賄。紊亂朝政。本

上卽將文言討氣絕使無所證顯就跪今日上明日卽傳內旨緹騎四出逮楊漣等

左光斗

左光斗字共之號滄嶼桐城人萬歷三十五年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選入西臺及考選命下進中丞熹宗初鄭貴妃李選侍皆請后封公于九月初一日隨上移宮停封號選侍怒旣而移一號殿公遷大理丞晉少卿踰年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時趙南星爲冡宰而彝小錯愕乃借勢于魏忠賢附進百官圖某宜

先驅某宜後擊某宜正射某宜借攻布置已定時公
已草忠賢廣微三十二斬罪欲上竟爲家奴福生洩
露矯旨削奪公歸通籍十八年橐如洗自分爲權奸
所忌萬無生理苦無計以白老親乃命小奴扮椒山
寫本赴西市數曲暗解封夫人夫人心知之嘗爲母
夫人說謗母故事母夫人亦爲强顏諸逆璫借移宮
逼選侍受熊廷弼賄封疆爲罪端矯旨下逮緹騎
至桐城公神氣坦然惟私語子弟曰父母老矣何以
爲別及妻子環泣不顧也勉其子弟讀書爲善里人

數千祀神欲擊緹騎。公力止之。曰是速我死也。檻車出郭。諸父老子弟遮擁號天頂香拜禱北闕。復拜緹騎。緹騎亦為涕泗。又容約數百人伏闕上疏。公譬以利害。至黃河始反。公至京下鎮撫拷訊。身無完膚。坐贓二萬。卒之夜。長虹亙天。里中星隕。光灼灼大如斗。三日屍出。肢骸穿裂。面目如生。是舉也。兄光爵累死。母夫人哭死。弟光先光明萬險幾死。諸生就繫者十二人。赤族之訛。一日數十驚。變產完贓不滿千餘。合親兄弟輩入產不滿萬餘。株連同堂同宗以及三族。

十族無一免者囹圄塡滿流離載道始充二萬之數

思廟登極誅逆璫下詔優卹初贈右都御史廕一子

入監予祭葬再贈太子少保予三代誥命士民合請

廟祀以風世吳中諸當事捐助有差

高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萬歷十七年進士公

登第旋丁嗣父憂服闋授行人自盟曰吾于道未有

所見但依獨知搘負庶幾深造適僉事張世則疏詆

程朱欲改易傳註上所著書求頒行天下不勝憤上

崇正學闢異說一疏報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尋
論大本大機語極剴切高邑方在銓部共相確證深
味河東粹言謂約而且精當字字體貼孫立亭為司
寇相見勉以力學且言律為世用本因加意律學作
日省編謂讀書意思不進者尊德性工夫少也率以
半日靜坐卽出遊公會水邊石上僧房皆其默默齋
心處五更氣清尤自提策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
下無邪渾然是誠又覺得覓誠卽邪存之卽是舊字
甞從因以攻焉奉使金陵鄒南皐在刑部各言所志

期以最上工夫。送朝廠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侫疏侵閣臣。下部院會議。聞之。坦然顧端文曰。亦覺未至。此意須當自得。公深服其言。既議上。降雜職。尋調極邊。涇陽亦以言事黜矣。甲午公赴揭陽。與史舟中嚴立規程。只于靜中着力。當心氣澄寢時。有塞乎天地氣象。所經奇峻山川。險絕灘頂。一一悅心。當境皆爲我助。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甚樂。手二程書。至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句猛省曰。果無事。從來牽纏俄然斬絕。抵官勤職事。課農桑。集諸子要語。刊示之邑

令為同年佐其不逮除一宼入署事三月覓差歸與涇陽修東林書院集吳越士會其中一依白鹿洞舊規每會拈出大旨互證要歸于端居主靜四十年攻苦確然可自信兩朝以次起用廢臣神宗四十八年庚申召拜光祿寺丞熹宗元年辛酉進光祿少卿上戚畹鄭氏疏轉太常少卿又轉太僕卿時方從哲鄭養性之黨且憤且懼竊竊以東林為言將注其毒京師建首善書院鄒南皐馮少墟兩中丞率同志所闢福清葉公為之記稱一時盛事給事朱童蒙疏詆大

約歸重東林聽而歸者甚衆兩中丞皆辭位去公亦
疏辭福清留之明年差歸東林如故日完情秋露學
境春風是可決擇矣無何晉刑部侍郎還朝公旣入
臺首糾極貪御史崔呈秀奪官勘贓呈秀遂投逆璫
言曾糾陶朗先高攀龍曲庇借事執仇于是朗先直
追贓四十八萬而公等盡逐呈秀復用明年乙丑毀
書院殺楊漣等十餘人至丙寅三月十六日逮公官
旂擬于十八日開讀而公先于十七日謁道南祠有
別聖文歸看花後園呼諸子舉原無生死四字以示

日急料理爲出門計獨身就理可免他累作字二紙示兩孫無先發明日以此付官旂時已三更命妻子暫退移時諸孫推戸入不見公發所封乃遺表也諸子急徧覘則赴水死矣思廟初歷贈至兵部尚書謚忠憲光祿寺少卿高攀龍疏言戚畹鄭氏并其昔日所用之人皆奴酋奸細近且訛言入于大內矣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劉保謀逆實係盧受通謀受亦鄭氏之私人也自張差劉保先后伏誅凡謀必敗敗必死而人心積疑不解宜令養性速歸湖廣

原籍至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陷名將殺官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至今且與李永芳約爲內應所當亟正典刑以除禍本者也崔文昇當先帝哀痛勞瘁之日故用泄藥是明以藥試也陛下即不誅夷僅止斥逐今且潛伏京師意欲何爲亦當亟正典刑者也乞早正逆謀之罪

都御史高攀龍糾劾貪汚御史崔呈秀部議革職回籍透支銀數下撫按勘之呈秀奉命巡按貪汚可鄙盜以賄釋犯以賄免出巡每有節省之費透支至一

萬四千兩各縣賠補甚苦其薦運同談天相樊尚燝劉大受旋而羅列其贓私又薦霍丘知縣鄭延祚吏科給事魏大中又發其餽遺禦貨攫金璫間壟斷一身兼之公因其同道考察劾之以洗巡方之恥

遺疏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望使者特此以復皇上

無錫庠士華時亨字仲通會元掛芳之侄也時官旂已至蘇州尚未聞讀時亨密聞之即報于公公

遂赴圓池死而析尉以顔佩韋等事逾期不至衆

疑將享誤逼大臣咸慮之俄而緹騎果至始服時

享聲氣之廣名遂大著

公有兩蔭兩子各得其一長名世學字伯禎次名

世儒字仲叙世儒以家窘先受職辛未爲都察院

經歷然公所贈宮保誥勅尙未領壐及丁丑攜之

入京葢誥勅用寶年只兩次三月二十五九月二

十五也于未近三九月得者每每領歸無壐亦容

得補世儒至京以誥勅遽入内閣請寳八月初一

日忽內寺二十人至寓索持詔勅人謂有萬世一
人何在內且字亦迫下非詔體旨責撰勅官常熟
許士柔降三級世儒亦降三級乃爲五城兵馬吏
目不然擢部屬矣嗚呼璫之流禍甚矣哉

李應昇

李應昇字次見號仲達江陰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
授南康府推官歷御史疏論魏廣微有闇臣負罪愈
觸謹平心叅駁以折兇鋒疏疏論魏忠賢有罪璫巧
于養身明主不宜分過疏大觸逆璫矯旨以緹騎逮

公公郎行至府驛中見驛亭有方壽州所題詩泣下乃賦一絕云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悽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夜不能寐作詩別契友徐時進并託死後作傳詩云相逢脈脈共凄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衝冠歌易水不將兒女淚沾裳第二絕云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仙日清朝好秉筆黨人碑後勒遺文時徐元修送行而公夜起作此四月公抵京下鎭撫司拷掠追贜閏六月初九日遺書誡其子詩曰白雲渺渺迷歸夢春草

凄凄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犁犢聽黃鸝明日乃死于獄崇禎登極初擬諡忠愍又擬忠悼

繆昌期

繆昌期字當時號西谿江陰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以庶吉士授簡討主湖廣鄉試充纂修兩朝實錄晉理誥勅經筵展書陞左春坊左贊善建德王府冊封陞左諭德冠帶閑任

公自述云余諸生二十餘年鄉舉十餘年不營產業公車之費不貲家日益挫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

山諸友得三十金以行倖傳一第八月館選得第七人同年有不得者倡爲金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目自此始矣金沙者于時菴玉立也時方爲彈射故其人以此孽予予日顧涇陽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我負東林也余貧不能徵逐飲食僻不能輯輜侯門主家二三少年且惡且厭余日坐鍼氈也至乙卯五月而梃擊之事起其事有心者所共知夫光廟之在東邸僕御不設一妄男子闖入如無人之境兩三老璫盡氣力抵賴天之靈宮廷無恙光廟差闖韓本用告

發于上其辭曰皇爺可憐此抄報所共傳也旨既下
部擬依違連朝不決而提牢之疏始上上爲心動猶
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聖諭于瘋顛之下特加姦徒
二字又有奸究叵測行徑隱微之語聖心曉然有當
于提牢之疏矣義與三疏詞嚴義正上赫然御筆
置三犯于理人心帖然服大聖人之舉動也余故語
人曰一柱史以瘋顛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柱史以
首功奇貨四字抹殺忠臣義士此語傳而倡瘋顛者
根不剸刃其腹矣于是有工垣劉文炳之指摘于遂

歸杜門卻掃灌園課子頗自喜猶時丙辰歲也又五年光廟登極不無利見之想而夜得一夢方謁選中途忽聞晏駕因痛哭伏地不能起覺而淚痕猶在面也明日得報遂有鼎湖之泣異哉上登極余三月抵都補故官時遼陽陷没洶洶惶惶舉朝失措而海內巖穴起廢之士日漸以集旬朝會束手相歎而已六月有楚闈之役一論遂犯深諱禍自此種矣壬戌十月九日轉左春坊左贊善往河南册封建德藩二月還里舍栖遲者一年甲子二月還報及揚應山疏上

予適過福唐。福唐曰大洪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于
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其
人挽上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賜
不許穿。其認眞如此。恐大洪疏行。難再得此小心勤
愼之人在上左右。予曰誰爲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
福唐色變。予出其語聞于應山。應山頗憤。福唐間以
書辯。未嘗詆大洪之短。而含怒于予。初應山疏上。福
唐亦寄其一揭。以進其退歸。揭入大拂內意。福唐懼
思有以自解。乃揚言此揭非我意。乃我門生所廹也。

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之疏出于吾手而忌者附會其說葢不可解當左魏之被言也閉門謝客余時時過慰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逐也長班請我勿送我曰人被逐我不送乎明知爲刺者所得予勿避也南箕之推有小璫到閣厲聲曰此人還留他送客逕閣不下越數日請告傳旨閒住抵家而趙南星等十五人俱削籍提問追贜之旨下矣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可異不勝憤惋輒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先帝癸亥之出托少子于其執友御老母

以行然疏之上也桐城實贊決之而不幾微于我我否非可草草夫擊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禍隨之况今日內無兵外無支襄可幾倖乎桐城默然又三日過應山方注籍心疑之疏上而逆知有今日也何也有代草之說而安得免乎未幾果緹騎促公加酷刑殺之

周宗建

周宗建字來玉號季侯吳江人萬歷四十一年癸丑進士初授武康知縣陞福建道御史巡按湖廣及公

入臺卽刼客氏客睨魏而歎旁有聞者拍手舞謂生富貴乃在此謀中之傳旨杖八十壬戌秋京師久旱聖上祈禱忽而雨繼以雹人以聖德格天稱賀公獨謂雨後大雹殊屬災異因疏魏忠賢目不識一丁豈復語其大義等語忠賢大恨于文華殿詈罵摘一丁不識兩語覽訴聲達御聽初擬杖葉向高婉解之三擬杖而三免最後與郭鞏訐奏復侵忠賢是時猶幸福清諸臣在事止于奪俸及其按楚又刼馮銓之父馮盛明銓甚恨焉曹欽承乃銓之私人亦璫之義子

誣以無影之事遂至詔獄許顯純訊問時箠楚較衆
更毒公僵卧不能出聲前朝下獄縉紳何以優待至
此顯純坐鎮撫堂張拳睜眼以犬豕罵之曰此時尚
能說老爺不識一丁否大獄既成御史王心一詣朝
房以公議責銓欲其開釋銓聲色俱厲曰宗建不宜
言郭鞏通內心一含淚而出璫命釘以鐵釘不死復
令着錦衣而以沸湯澆之頃刻皮膚捲爛赤肉滿身
宛轉兩日而死追贓數千一貧如洗府縣爲某立獨
尋緣未了其半思廟立蠲其坐贓仍給五百金以昭

禍鄭贈太僕寺卿廕子庭祚入監讀書

客魏毒害諸妃

光宗選侍趙氏與客魏不協矯旨賜死裕妃張氏方娠膺冊封禮客氏譖于上絕飲食閉禳道中飢死成妃李氏誕二公子而殤先是馮貴人勸上罷內操客魏惡之矯旨賜死成妃從容為上言之乃革封絕飲食成妃鑒裕妃飢死密儲飲食壁間數日得不死客魏怒稍解斥為宮人皇后張氏素精明客魏憚之后方娠客氏密布心腹宮人奉御無狀殞焉又于上郊

天之期掩殺胡貴人以暴疾聞

魏忠賢怨張后

順天府丞劉志選劾后父張國紀上下旨切責后賢明客氏忌之上幸后宮覩几上書一卷問何書后曰趙高傳也上默然忠賢怨次日伏甲士于便殿上發得之送厰衛忠賢誣后父謀立信王欲興大獄王體乾日上凡事憒憒獨于兄弟夫婦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類矣忠賢懼乃殺甲士以滅口

異人歎

先是天啓初年有道人宿朝天宫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蓋指客魏也未幾其言果驗

辛酉七年紀異

天啓元年辛酉二月初三日遼東日暈兩傍有耳如月狀內紅白光焰閃爍倏如玉環其大竟天并日暈形影如連環狀如西南東北面復各有形如日但其色慘淡如月之在籠其日暈之上大圈之中約有光彩數十丈青紅如虹狀忽如人形又似刀形弓形者二皆外向與日光相背自辰至午方散翼日淮徐地

震屋瓦皆動。見撫按疏

二月初一。鞏昌府會寧縣寡婦關氏夜夢綠袍人借宿。次日家有黑牛產犢。遍身鱗甲。乃麟也。其聲與牛不似。至初三日沒。

二年壬戌九月二十二日陜西臨洮地震。搖倒房屋壓傷民命。

十月初九日午時。開封府禹州紫金里有大隗山。離城四十里。有大鳥高六七尺。渾身綠毛。頭上豎毛一撮。集于山。即有大小羣鳥不計其數。俱來相隨。四面

旋繞東西占三里長南北一山遍集十二日申時飛去各鳥仍隨之人俱指是鳳皇

三年癸亥四月初六日雲南洱海衛地震三次初七十二日復大震三次如雷房舍俱倒大理府亦然北來南去有聲如吼時旱魃爲災　十二月乙丑二十二日丁未申時應天府地震聲如巨雷兩箇時方止常鎭揚泰州俱然搖倒民房無數壓死多命

陝西鳳縣山村有能飛大鼠食五穀狀若捕雞黑色自首至尾約長一尺八寸橫濶一尺兩旁肉翅腹下

無足足在肉翅之四角前爪止有四後爪趾有五毛乃細軟深長若鹿之黃黑色尾甚豐大人逐之其去亦速若覺能飛特不甚高破其腹黍粟穀豆飽滿幾有一升重三斤

四年甲子二月二十八日天黃日淡無光次日亦然是日旁有黑日盪磨是晚聞空中叫嗥如千軍萬馬突臨之狀又若萬砲競放聲震天地舉邑驚惶時谷蘇州至嘉興海鹽其聲更甚過海南去人云天愁

二月三十日巳時北京地震自西北至東南有聲如

雷未申時又震二次　六月初五日保定各州縣地
震有聲如雷城牆傾倒打死人口無數
三月初四日延綏榆林衛生一猪一頭二身二尾八
足因查晉元帝建武二年一豕八足有劉隗之變
六年六月初五日四鼓廣昌縣地震摇倒城牆開三
大縫有大小妖魔日夜爲祟民心驚怖縣令請僧道
百人設醮于關帝城隍諸廟旬日漸息易州道揭
六月初五日時大同府地震如雷從西北起至東南
玉渾源州等處亦然城牆俱倒壓死甚衆

朝天宮向自鎖閉不爽香火六月二十一日丑時忽
聞有聲烈燄沖天紅光映地遥望紫衣神排空而起
大殿及金剛殿周匝火起凡燒一百十一間
六月二十八日至閏六月初三日北京大雨傾盆城
中水長六尺屋屋倒塌壓死人口甚多　又良鄉縣
晝夜陰雨數日不止至初一日半夜水由西城門灌
入倉穀漂流田禾衝入江內尸橫遍野　又武清東
安大興諸縣俱大雨數日禾盡淹没　順天府尹疏
八月朔江南有拔木之風古今少見

十一月十八日午時南京陵寢地震　二十五日甯夏地震六月九月俱震半年三震

七年丁卯正月十八日卯時京師地震有聲起自西南以至東北房屋傾倒傷人無數

四月皇陵失火延燒四十餘里陵上樹木焚盡無遺

丙寅五月初六紀異　北京天變耶抄

天啓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時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從東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湧起屋宇動蕩須臾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室平沉東自順

城門大街北至刑部街長三四里週闊十三里盡爲齏粉屋數萬間人二萬餘王恭廠一帶糜爛尤甚僵屍層疊穢氣熏天瓦礫盈空而下無從辨別衙道門戶震聲南自河西務東自通州北自密雲昌平告變相同城中屋宇無不震烈舉國狂奔象房傾圮象俱逸出遙望雲氣有如亂絲者有如五色者有如靈芝之黑色者衝天而起經時方散

欽天監周司歷奏曰五月初六巳時地鳴聲如霹靂從東北艮位上來行至西南方有雲氣障天良久散

占曰地鳴者天下起兵相攻婦寺大亂又曰地中洶洶有聲是謂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聲混混其邑必亡魏忠賢謂妖言惑衆杖一百乃死

後宰門火神廟榱宇巍煥初六日早守門內侍忽聞音樂之聲一番粗樂過又一番細樂如此三疊衆內侍驚怪廵緝其聲出自廟中方推殿門入忽見有物如紅毬從殿中滾出騰空而止俄東城震聲發矣

哈達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屣屣行動勢將下殿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切切不可走動火神

舉足欲出廟祝哀哭抱住方在推阻間而震聲旋舉矣

皇上此時方在乾清宮進膳殿震急奔交泰殿內侍俱不及隨止一近侍掖之而行建極殿檻鴛瓦飛墮此近侍腦裂而乾清宮御座御案俱翻倒異矣哉

紹興周吏目弟到京纔兩月從蔡市口遇六人拜揖尚未完頭忽飛去其六人無恙

一部官家眷因天黑地動椅桌傾翻妻妾仆地亂相踐觸適時天漸明俱遂跣泥面若病若鬼

大殿做工之人因是震而墜下者約二千人俱成肉袋

郎中潘雲翼并居後房雷火時抱一銅佛跪于中庭其房片瓦不動得生前房十妾俱壓重土之下須天臚筆云抱佛者雲翼之妻非毋也

北城察院此日進衙門馬上仰面見一神人赤冠赤髮持劍坐一麒麟近在頭上大驚墮馬傷額方在喧嚷間東城忽震

初六日五鼓時東城有一赤脚僧沿街大呼曰快走

快走

所傷男婦俱赤體寸絲不掛不知何故有一長班于響之時騌帽衣褲鞋襪一齊俱無

都城隍廟中初五夜道士聞殿中喧嚷叫呼絕似唱名之聲

初六日王恭廠一小太監早至廠見團圍軍馬圍住聽得內適內來。一箇縛一箇監奔歸響聲震起

五月朔山東濟南知府往城隍廟行香及門官吏與從俱各昏迷有一皁隸之妻來看其夫見其前夫死

已多年。乃在𢈔晉門前大日廟裏進去不得。天下城隍在此造册。

四月廿七日午後有雲氣似旗。又似關刀。見在東北角上。其長亘天。光彩初白色。後變紅紫。經時而滅。

五月初三日又見于東北方。形如綵。其色紅赤。初四日又見類如意。其色黑。占者曰此太白蚩尤旗之變幻。總一物也。

長安街空中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額。紛紛而下。大木飛至密雲。石駙馬街有大石獅子重五千

斤數百人移之不動從空飛出順城門外

震崩後有報紅綃絲衣等俱飄至西山大半掛于樹梢昌平州教場中衣服成堆首飾銀錢器皿無所不有戶部張鳳逵使長班往驗果然

尋問宰相顧秉謙妾單褲走出街心顧歸見之赤身跣足扶歸餘人俱陷地中不知踪跡甚衆又聞馮銓妻坐轎中被風吹去落下止剩赤身而已　又石忽飛入雲霄磨轉不下非常怪異筆難盡述嗚呼熹廟登極以來天災地變物怪人妖無不疊見未有若斯

之甚者。思廟十七載之大飢大寇以迄于亡。已于是乎兆之矣。而舉朝若在醉夢中。眞可三歎。

傳國璽出

天啓四年甲子九月初四日辰時。彰德府臨漳縣鄉民邢一泰。經本縣務本庄東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地。忽風火起。旋轉半晌。隨見河崖灘塌。聲震如雷。祥光圍繞。直騰而上。一泰就而視之。閃出黃白色物一塊。大如斗。視有篆文。不能辨識。隨報本邑生員王思栢王爍同視。粹為玉寶。不敢隱匿。呈知縣何可及。當

堂爭拭見其晶潔異常光燦陸離龍紐斗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重一百一十餘兩其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覽讀駭異即設香案叩拜兩院具疏恭進朝廷。

大清朝改元

大清朝改元天聰元年即天啓七年也凡在位十年。至崇禎九年丙子止。

終